人民日報

（第六六九號）　今日一張四版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五月十五日創刊
通訊處：武安郵局轉
價目：零售每份五十元預定每月一千二百元不另收郵費

本報已呈請晉冀魯豫邊區政府備案發給邊民新字第一號新聞登記證 晉冀魯豫邊區郵政管理總局登記認爲新聞紙類發給登記證第六號

太行郵政管理局啟事

本局現存下列之無着包裹、匯款，希各該收件人或各寄件人在三月內速來領取或來信轉寄，但必須有原單據爲憑，如單據遺失，須有本機關或區公所證明，以防誤領，特此通告。

計開

匯款：博愛局匯——溫縣西關天主堂張水生，博愛局匯——磁縣馬頭鎮花官營村十九團一營一連二排九班丹浩平，博愛局匯——磁縣一營二連王應儒，博愛局匯——潞城安昌軍政大學一大隊四中隊杜道本，博愛局匯磁縣花官營村七旅十九團二營二排一連二班邊景堂，博愛局匯——磁縣目鼻村東家莊二一團二營四連沈明朝，博愛局匯——焦作恩村南頭三〇二部隊二營五連陳樹林，博愛局匯——磁縣花官營七旅十九團一營一連二排五班王德玉，博愛局匯——潞城安陽村沈明計，博愛局匯——安陽西清流村裴錫瑞，博愛局匯——磁縣花官營村拜文新。

包裹：太行郵政管理局郵務科寄——陵川王橋秦李貞饒家收，太行郵政管理局郵務科寄——陵川和溝村郭春法家收，安陽十六旅五十六團趙作德寄——長治工作隊趙作德（後改寄聯中薛秀中），博愛五大隊九中隊七分隊寄——沁陽西向第一醫院張恩旺，五二部隊（烈士遺物）寄——昔陽西南溝高德勝，沁陽九縱隊政治部呂梁寄——左權二分區政治部馬儷曼，長治太岳新華日報採辦處寄——中央局黨校招待所王純，安陽局（烈士遺物）寄——沙河縣二區渡上村彭定貞，太岳區三四團養病號寄——修武下馬村趙程群，安陽武安太村陳燈田寄——鄴縣縣政府邢居國，安陽武安太村陳燈田寄——鄴縣縣政府王景慶。

局長　張予如

土地改革中的幾個問題

（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二日在西北野戰軍前線委員會擴大會議上講話）

◇任弼時◇

我想講的是土地改革中的幾個問題，這是幾個重要問題，但不是土地改革的全般問題。各解放區的土地改革運動，都獲得有很大的成績，在廣大解放區內掀起了熱烈的羣衆運動，已經或正在澈底消滅中國存在幾千年的封建半封建剝削制度，使千千萬萬的中國農民翻了身，這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人民運動，也是我們今天戰爭能夠勝利發展的基礎，是帝國主義和中國國民黨反動派所最爲懼怕的。去年九月土地會議，全般的討論了土地改革問題，並作出許多重要決定。中央根據土地會議的結果，頒發了中國土地法大綱，建議各解放區政府施行。土地法太綱的公佈，清楚而明確的在全國人民面前指出我黨土地政策的方向和辦法。對於這個方向和辦法，我們應該堅決擁護。任何對於土地改革的動搖、退縮、旁觀、甚至妨礙，都是不能容許的。但是土地改革工作是一項繁重複雜的工作，我們爲了擁護土地改革，爲了澈底實現土地改革的目的，除了提出土地法大綱之外，還必須對於農民實際運動中所發生的各種問題，給以正確的具體的解決。我現在根據中央最近的決定，講講在這一偉大運動中所發生的，必須引起全黨注意的下列幾個問題。

（一）根據什麼標準來劃分農村階級

中央最近重新發出了一九三三年的兩個文件，『怎樣分析階級』和『土地鬥爭中一些問題的決定』，給各地作爲劃分農村階級的參考文件。這雖是一九三三年的文件，但今天一般還是適用的。其中關於地主、富農、中農、貧農、雇農等都有明確的規定。中央所以發出這兩個文件，是因爲有些地方在定階級成份時發生了錯誤，沒有掌握定階級成份的正確標準，把許多人的成份定錯了，弄得敵我界限沒分清楚。毛主席告訴我們要劃清界限，分清敵我，孤立敵人，分化敵人，不要孤立了自己。如果許多人定錯了成份，那就亂了自己的陣營，這樣做的危險性是很大的。我現在舉一個晉綏的材料來說明這種危險性的嚴重。據晉綏分局上月歸到糾正興縣蔡家崖行政村定成份中的錯誤時說：全蔡家崖行政村（缺岔兒上自然村）共五五二戶，評定爲地主富農的有一二四戶，佔總戶數百分之二十二點四六。據一般的估計，在舊政權下農村中平均地主佔總戶數約爲百分之三，富農約爲百分之五，合計地主富農共約佔百分之八的戶數，百分之十的人數。老解放區內，很多地主及舊富農已經變化，變爲其他成份，地主富農的戶數應該少於百分之八，而蔡家崖地主富農的戶數則比百分之八還要多出將近兩倍。後來分局按照一九三三年『怎樣分析階級』及『土地鬥爭中一些問題的決定』兩個文件的原則，經過農民代表委員會重新評定的結果，認爲一二四戶中，可將破產及下坡地主十一戶，生產富農二十戶，共三十一戶改訂爲富裕中農或中農。這樣則地主富農可減爲九十三戶，佔全戶數百分之十六點八四。後又把時間的標準從一九三七年縮短到一九四〇年來評定，則全蔡家崖（連岔兒上共五七九戶）地主富農可降爲七十一戶，還佔總戶數百分之十二點二六。如果按地主勞動五年、富農停止剝削三年者均以農民成份計算，則地主富農的戶數應當還要少些。

興縣蔡家崖算是當地地主富農比較集中的地方。該縣多數鄉村地主富農沒有蔡家崖這樣多。可是蔡家崖的經驗，却給我們一個重要的教訓，就是我們必須按照實際情形去劃分階級，進行土改，決不可將本來不是地主富農的人，人爲地劃成地主富農，錯誤地擴大打擊面，打亂革命陣線，幫助敵人，孤立自己。這是一個極端重大的問題，必須引起全黨同志的注意。

興縣蔡家崖從事土改工作的同志們怎樣劃錯了成份呢？據稱，三十一戶下降的原因，可分爲以下幾種：

（一）因其祖父父親剝削過人，本人在一九三六年以前，即建立抗日民主政權的前一年，剝削已很少，或已不剝削者，錯算了十五戶。

（二）本人早年享受過地主富農生活，抗戰以前（後半輩）自己勞動即不剝削人，或剝削很輕微者，錯算了五戶。

（三）本人勤苦勞動，只有輕微剝削，而『鋪攤』大（財產多），這樣錯算者七戶。

（四）本人早年很窮，過繼或被賣給地主富農爲兒子，自己勞動爲主，剝削很少或不剝削人者，錯算了三戶。

（五）因孤兒寡婦無勞動力，中間一段僱過人，父親是農民，本人長大也是農民，就是說因偶然喪失了勞動力而僱傭長工遂錯算者一戶。

（六）此外過去定成份中對經濟狀況剝削關係很難確定者，往往以其政治態度決定其成份的升降。

總起來看，在蔡家崖和晉綏其他許多地方，過去是以剝削、歷史、生活及政治態度等這樣許多項目來作爲定成份的標準的。除剝削一項以外，拿其他幾項作爲定階級的標準都是錯誤的。這樣只在一個蔡家崖行政村，就定錯了五十多戶，約有三百左右的人口，被我們算到敵人陣營裏面去了，這不是孤立了敵人而是孤立了自己，把自己隊伍裏面的人，送到敵人方面去，是多麼嚴重的錯誤！

農民對於這許多人定錯了成份表示什麼態度呢？分局的同志說：農民代表委員會上討論時，各委員均贊同一九三三年『怎樣分析階級』的劃分成份法，但他們怕糾正。有的說：早有貧雇農覺得把階級敵人搞多了，但不敢說，怕別人說是包庇地主富農。多數委員說：有些所謂生產富農本來是中農，勉強定成富農，他們不當幹了，對咱們不利。又說：剝削少的生產富農定成中農，可使中農大膽生產，對生產有好處。由此可見農民對大批人錯定成地主富農，是不滿意的。認爲這就樹敵太多，自己力量減弱，妨礙生產發展，這是很正確的看法。

這裏必須指出，我提出興縣蔡家崖劃錯階級成份的問題，只是當作一個例子來說，在晉綏其他鄉村，在華北、華東、華中、東北及西北的陝甘寧邊區，如像蔡家崖那樣定錯階級成份的，或者差不多那樣的，肯定地說必定不少。一切解放區的領導同志們及所有從事土地改革工作的同志們均必須嚴肅地檢查這個劃成份的問題，公開地明確地更改自己所犯的錯誤。那怕只是劃錯了一個人，也必須改正。

像蔡家崖那樣定階級成份的標準是錯誤的。那麼，究竟什麼才是定成份的正確標準呢？這是我們必須首先要弄清楚的。劃分階級成份的標準只有一個，就是依據人們對於生產資料的關係的不同，來確定各種不同的階級。由於對生產資料佔有與否，佔有多少，佔有什麼，如何使用而產生的各種不同的剝削被剝削關係，就是劃分階級的唯一標準。生產資料是什麼？工業中的生產資料就是工廠、機器、原料和其他資本。農業中的生產資料，就是土地、耕畜、農具、家屋等。由於對土地、耕畜、農具、家屋等生產資料佔有與否，佔有多少，佔有什麼，如何使用（自耕、僱工或出租）而產生的各種不同的剝削被剝削關係，就是劃分農村階級的唯一標準。

根據上述這一標準，就很容易區別農村中的各種階級成份。農村中的主要階級成份一般可劃分如下：

（一）佔有多量土地，自己不勞動，專靠剝削農民地租，或兼放高利貸不勞而獲的，就是地主。

（二）佔有多量的土地、耕畜、農具，自己參加主要勞動，同時剝削農民的僱傭勞動的，就是富農。中國的舊式富農，帶着濃厚的封建性，多兼放高利貸或出租一部分土地。他們一方面自己勞動，接近於農民；另方面又有封建的或半封建的剝削，接近於地主。

（三）佔有土地、耕畜、農具，自己勞動，不剝削其他農民，或只有輕微剝削的，就是中農。

（四）佔有少量土地、農具等，自己勞動，同時又出賣一部分勞動力的，就是貧農。

（五）不佔有土地、耕畜、農具，出賣自己勞動力的，就是雇農。

農村主要階級成份、一般就應當是這樣劃分的。但出租土地或僱用長工的人是否一律按地主富農處理，而無例外？例外也是有的。如孤、寡、廢、疾，喪失了勞動力，這些人的小塊土地，是可以允許出租的。還有如醫生、小學教員、工人，他們家裏有少量土地，因自己從事其他職業，而不能兼顧耕種，雖出租其土地或僱人耕種，僅夠維持其生活者，也不能算爲地主或富農。此外還有一些複雜的情形，需要詳細規定，這裏說的只是一些最標本的情形。

富農與中農如何區別，是一個要十分慎重處理的問題。一般說，中農不剝削別人，但只有輕微的或偶然的剝削仍應認爲中農。在這個問題上，中央最近決定採取比一九三三年更寬大些的政策，即有輕微剝削（如僱人看牛或攔羊、請零工、月工、甚至個把長工，或有少數土地出租，或放少量的債），而這種剝削收入不超過其總收入百分之二十五（四分之一）者，仍算爲中農，或富裕中農。這比一九三三年規定這種剝削收入不超過其總收入百分之十五的限度，是更寬一些了。剝削部分超過百分之二十五而且連續三年者，才算富農。

新區在建立民主政權以前一年，地主富農即已破產下降爲中農或貧農者，即應承認其爲中農或貧農的成份。一年就決定改變成份，是因爲在這種情形下，他們是受國民黨統治壓榨而逼着下降的。但是由農民上升爲地主或富農者，即原來長年貧苦勤勞積累致富者，就須上升三年以後，才算爲地主或富農。

老解放區的地主富農，在民主政權下因合理負担、減租減息、清算鬥爭，或其他原因而下降，凡地主自己從事農業勞動，不再剝削別人，連續有五年者，應改變其成份，評定爲農民（按實際情況定爲中農、貧農或雇農）。富農已連續三年取消其剝削者，亦應改爲農民成份。但是這些地主富農仍保有許多封建財產者，則仍應交出其多餘的財產，分給貧苦農民。地主富農改變了成份之後，是否可以加入農會、貧農團，則應由農會和貧農團加以審查分別決定之。

在一九三三年的分析階級中講：『紅軍戰士中地主富農出身的分子，在他們堅決爲工農利益作戰的條件下，不論指揮員、戰鬥員，本人及家屬，都有分配土地之權。但近來有些地方，只問社會出身，不問政治表現，把地主富農出身而堅決爲工農利益作戰的紅軍戰士已經分得的土地，重新沒收，這是錯誤的』。這是一九三三年對於紅軍中的地主富農出身的指戰員的處理。現在，被允許參加人民解放軍的少數地主和富農，他們脫離家庭，受過革命教育，經過戰鬥考驗，如果在戰鬥中堅決勇敢，又並無包庇地主富農、破壞土地改革的行爲者，也應改變其成份，享受一般革命軍人的待遇。因爲他們是參加流血的鬥爭者，其年限應比在地方上縮短些。在軍隊中，合乎上述條件的地主富農及其他剝削者入伍滿兩年，地主富農及其他剝削者家庭出身的智識分子入伍滿一年者，即可改爲革命軍人的成份。這些人的本人及其家屬分得的土地與財產不能少於一般農民（也不要比農民多）。陣亡殘廢或退役者，均應按革命軍人烈士、榮譽戰士與退役軍人看待。但在戰爭中表現動搖或犯有其他罪行者，在土改中表現反對或破壞者，那怕參軍很久，仍應堅決加以洗刷。

地主勞動五年、富農不剝削三年即可改變成份，是否有危險呢？我看是沒有危險的。因爲他們的土地財產（富農的是徵收其多餘財產，不是全部財產）已經平分了，又有這許多年的勞動，是可以把人加以改造的。在改變成份以前，解放區的地主富農，在此深入土改鬥爭時期除個別被允許者外，一般以暫時停止其兵役權爲妥。至於參加担架隊與其他支援前線工作，則仍應分配給他們做。

（二）應該堅固的團結全體中農

消滅封建階級，是一個很殘酷的鬥爭，我們必須依靠貧雇農爲骨幹，滿足貧雇農要求，並堅固的團結全體中農，才能把事情做好。聯共黨八次代表大會上（一九一九年）特別強調團結中農的重要，指出對中農要『細心體貼』，並且說把富農與中農混淆起來，『是違犯了共產主義的一切原則』。把問題提到這樣嚴重，是因爲侵犯中農利益，必使中農動搖，甚至可以被地主富農利用，而使貧雇農陷於孤立。如果這樣，革命就會要失敗。

中農在舊政權下，約佔人口百分之二十。在老解放區，一般佔到了百分之五十上下。在澈底平分土地以後，則農村中絕大多數人都成了中農，只有少數人不是中農了。在過去打日本時，中農出力出錢不少。他們打日本是有功勞的。在現在打蔣介石時，也靠他們出很大部分人力和糧食。現在我們的解放軍中有百分之三十到四十是中農。如果我們破壞了中農的利益，甚至與他們對立起來，那就要使我們在戰爭中失敗。在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中，由個體經濟到集體合作經濟的發展過程中，主要是依靠新老中農。他們有豐富的生產經驗，是值得貧雇農學習的。他們的生產工具也比較完備，可以給貧雇農以幫助。在將來，中農還可以同我們一道走進社會主義。因此，中農是我們的永久同盟者。

但據我們知道，在許多土地改革運動發動起來的地方，在一切解放區，却發生了侵犯中農利益，排斥中農的左的傾向。這種傾向，表現在下列問題上：

首先就是定錯了一些中農的成份。比如前面說的蔡家崖一個行政村內，就有五十多家中農和富裕中農（甚至還有一些貧農）被錯定爲所謂生產富農或破產地主。許多地方被錯定了成份的，其財產也被沒收了，有些這人也被打過。

其次表現爲辦事不要中農參加，中農懷疑還要不要他們了。除已經平分的老區以外，貧雇農團結起來，組織貧農團，作爲領導土改運動的骨幹，那是必要的，但有些地方走到貧雇農包辦一切，那就錯誤了。例如選舉農民代表會的代表或委員會的委員裏面，只有貧雇農，沒有中農參加。許多重要問題，例如定成份、分果實、分配負担等的決定，不讓中農參加，那就使中農感覺自己的命運完全操縱在貧雇農手裏，表示非常不安。

再則在負担上不照顧中農，特別加重中農負担。有些地方發現了分派公糧時只由貧雇農小組商量決定，因爲土改後地主富農無力負担，就把公糧負担都派在中農的頭上，甚至送公糧也多派在中農頭上。這樣做法，也是必然要引起中農反對的。

此外，在分配果實時，有完全不分給中農的。因此使中農感覺鬥爭時候要他們參加，悞了很多工，而在分果實時就無中農的分，甚至連開分配果實的會，也不讓中農參加。

上面這些侵犯中農利益，不照顧中農，排斥中農的傾向是非常危險的，是一種反馬列主義的極端的左傾冒險主義傾向。應該引起全黨來注意，必須堅決糾正這種錯誤傾向，不然就會使自己陷於孤立，使革命趨於失敗。

貧雇農與中農之間存在一些分歧，但這是可以解決的。中農在舊社會中一般是受剝削和壓迫的。他們在反對帝國主義、打倒蔣介石、消滅封建制度、要求政治民主等根本問題上，具備一切條件，與貧雇農一道，在共產黨領導之下共同奮鬥。他們之中的分歧，主要就在於貧雇農不滿意中農在鬥爭地主富農時表示不夠堅決，有時動搖猶豫。中農的這種軟弱性確是存在的，但只要實行毛主席指示的領導原則，即堅決領導中農向封建階級作鬥爭並取得勝利，同時不損害中農利益和給中農以政治教育，那就可以領導中農一致鬥爭的。其次在平分土地時，富裕中農可能不願分出其一部分土地。平分土地是消滅封建制度的最澈底最好的辦法，在平分土地中，中農的絕大部分是不分進也不分出，只有少數富裕中農要拿出一點土地（其浮財則一點也不能動），下中農還可分進一些土地，中農在新政權下得到許多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利益，故中農一般是贊成平分土地的。但在實行平分土地時，必須和中農商量取得其同意，如果在動富裕中農的一部份土地，而他們自己表示反對時，那就應當向他們讓步，不動他們的土地。在分配果實時，應向貧雇農說明：拿出一部份分給中農，以照顧團結。總之，要在各種問題上注意團結全體中農，要懂得團結農村中百分之九十的人口，是我們消滅封建和取得戰爭勝利的基本條件。無論如何，只應該把打擊面放在真正的封建剝削階級的範圍以內，絕對不許可超出這個範圍。在人民解放軍所到的原先是國民黨統治的地方，打擊面還要縮小些。在那裏，首先只打擊大地主，豪紳，惡霸，地主武裝，保甲制度，特務分子，依照戰爭勝利與根據地鞏固的情況，依照羣衆的覺悟程度與組織程度，逐步地發展到消滅全部封建制度。

要團結全體中農，不要定錯中農的成份。已經定錯的，必須重定。要向他們說明過去是因爲沒有學會分析階級錯了的。如果已經沒收了東西的，要盡可能退還。已經分用了的，則應在沒收地主果實中抽一部補償他們。若中農有多餘的糧食而貧雇農迫切需要者，可算做借糧。如果出於中農自願捐出一些糧食救濟災荒，那自然是好的。

（下接第四版）

冀南區黨委直屬機關組織工作團
下鄉進行土改整黨

【本報消息】冀南區黨委直屬機關整黨結束後，爲開展整黨、民主、抽補、平分運動，特從各機關抽調黨員與非黨員幹部四百來人，進行集訓，從二月二十日開始，學習將近一月，現已結束，組織了威縣、臨清兩個工作團，威縣由王政委、郭森同志、習從眞同志領導，臨清由王任重同志親自帶領，先後下鄉，帮助這兩縣數十萬勞動農民翻身。一個月中，大家學習了土地法大綱、組織路綫、羣衆路綫、劃階級，後又學習了中央局吾部長報告的成縣黨村組織貧農團、整黨、民主的經驗，使大家對走羣衆路綫更明確了，也啟發了大家，下鄉後要有細緻的工作作風，老老實實的態度。最後，學習中央關於老區、半老區、新區的工作指示，學習中結合了冀南具體情形，糾正了過去只憑印象劃分類型區的簡單幹法，都認爲按具體情形以村爲單位來區別地區很對，同時也認爲這是個很複雜艱苦的工作，急需要調査研究，精密細緻的工作作風。在以上每個問題的學習中，大家都很安心，也很緊張，明確了不少問題，也給領導上提出了不少新問題。本月十六日，學習結束，王任重同志作總結報告，除講了具體政策、工作方針和工作方法，又解答了同志們提出的地主富農的區別、富農和富裕中農的區別、怎麼算剝削、地主下降變成份的時間、婦女半勞力是不是算勞力、封建剝削和資本主義剝削的解釋等問題。還向大家提出下鄉後應有的工作作風，他說：「第一、虛心向羣衆學習，先當學生，後當先生，看不起羣衆，認爲自己萬能「救世主」觀點都要反對。第二、生活要艱苦，要羣衆化，和羣衆生活在一塊，不要輕易相信片面的少數人的話，要了解情況，分析研究，多方對照。不要受人收買，不要沾小便宜，不准向基本羣衆發脾氣，不准打人罵人。第三、好好帮助培養本地幹部、工農幹部，不能出風頭，學習他們的長處，也要批評他們的錯誤。工作團的幹部也要講團結，不准鬧宗派。第四、要忠誠老實，不要作假報告，寫通訊不能客空，寫實事，不能誇大，不能把自己的想法作法，寫成羣衆的想法和作法。」

臨城三、四區過去劃成份有錯誤
錯鬥中貧農急應檢查
李玉才同志揭發壞幹部挾嫌報復

【本報消息】據臨城李玉才同志來信反映，該縣四區大部及三區西部在五四指示後，錯劃成份擴大鬥爭面，亂鬥中農貧農。幹部鬧宗派，大村壞幹部勾結壞區幹，壓小村，鬧得羣衆恐慌不安，鋪張浪費，生產消極，情況頗爲嚴重。這一帶村莊崗坡壞地多，是較窮的地方，但在大運動中，大部村莊被鬥的戶數都在百分之三十以上，人口則佔百分之三十五，最少也在百分之二十以上。如趙家崇禮村二十六戶人家，被鬥的就有十九戶。因爲這個村子的地富，在抗戰中多已逃亡破產，光鬥地富翻不透身，於是連富裕中農一起鬥了十三、四戶。同時以農會主任與武委會主任（都是貧農）爲首的四個村幹部與政治主任任二且鬧矛盾，結果把農會主任等四、五個幹部吊打鬥爭，於是前後被鬥的共有十九戶，除了塡補時退還了六戶中貧農外，還有佔全村半數——十三戶——鬥爭戶。運動結果，除了少數村幹及其他原因翻身過高的五、六戶外，老貧農及被鬥戶今春都沒法生活。

三區柏溝村地主沒鬥透，中農卻損害很多。這村有三十戶人家，一百二十五口人，一千一百五十畝地，每人平均磽瘠地九畝，地主富農共五戶，佔較好地三百三十畝，樹木蓋地約佔一半，其中兩戶鬥澈底了，又兩戶因是軍屬，五口人，還種較好地七十畝，住的樓房也未動。但另外卻鬥了六戶中貧農，如魏黑孖原是貧農，解放時承受了他族兄十多畝地，成了下中農，因他在一九四二年當過（三個月）村長，浪費過公款（吃喝），便把他鬥爭了。下中農吳長有人六口，地三十畝，爲生活所逼，當過幾天僞軍，也被鬥爭。他哥哥吳秋長（也是下中農）當過僞軍，後來又參了軍，也說他接近過被鬥戶，把他母親百般痛打，也算成被鬥戶，現在家中生活非常困難。鬧得各階層苦，還鋪張浪費，生產消極。從前村中農鬧時挑扭搞副業很積極，收入很大，現在反不如以前，同時該村羣衆還受外村幹部壓迫，本村一戶中農大黑自小貧苦，勞動起家，後又被債務累倒。事變後他努力生產，拾坎，又恢復了中農。他因是南駕週村的外甥，曾在南駕週村買了八畝地，給該村井金城拿過七塊錢，用了利息二元。解放後井金城又自動給了冀鈔十元。現在井金城是南駕週村長，操縱全村，就以這點借口，到柏溝村要把大黑帶去鬥爭，區武委會主任雖論，在南駕週下了戶，村幹部拉攏他，多估了不少果實，和這村幹部們一鼻孔出氣，就給他們定地主。柏溝村羣衆雖不願，但不敢講理，當時雖暫時扣在柏溝村，南駕週幹部帶領羣衆數十人到柏溝村，痛打大黑追現洋，結果不到一個鐘頭大黑就死了。另一個小村老泉溝，全村十四戶人家中四戶貧僱，十戶中農，解放後區幹部從未到過該村領導工作，不了解具體情況。中農吉秋成因偷過挾泉村地主的木板，挾泉村把他鬥了，浮財拿走，土地分給四戶貧僱，老泉溝多數人並不主張鬥爭，想用調劑方法塡起四戶貧僱，卻作不了主。南駕週村幹們還能出風頭，想發財仗着區幹部雖論作主，也到老泉溝鬥爭，把中農吉×山，富裕中農吉假妮綁同百般拷打，還拿同九石糧食和浮財，還鬥了挑雜貨担的小商販吉玉山。區上還隱老泉溝是落後村。而南駕週本村，則是幹部統治羣衆，羣衆不敢說話，全村八十多戶，鬥了二十多戶，打死七個人，多係長年勞動的老實中農，如樊三卷、樊長生。」這村幹部民兵積極分子翻身都過高，老實羣衆生活仍苦，被鬥戶都是討飯吃，區上一直表揚爲模範村。

中駕週村四十戶人家被鬥了十四戶。村長田老黑的父親田書林原是地主，事變後當僞村長，被日寇稱爲模範村長，因爲流氓腐化，下降爲中農，老黑當村長後，更爲腐化，被羣衆厭惡，貧農汪書小和他父親有私人成見，運動一開始，田老黑就給他帶上特務帽子，鬥爭他，送到司法科，調查不出事實，放了出來，到本縣修械所當木工，田老黑出不了氣，便三番五次的硬把害小要同打死，家裏妻子也都因生活窮苦而失散。田老黑還和田林子、田小順等村幹（都是中農成份）鬧矛盾。田林子被鬥挎了，和他老婆一齊跳井自殺，又把他兒子田小順壽打後禁閉起來。夜裏看守的民兵田結孔出去小便，被另一個開槍打死，村幹也把罪歸田小順，而把他打死。這個村子連田結孔在內，也打死了七個人。兩口村一百二十戶鬥了四十戶上下，村長史玉（中農）提拔他的兩個姨兄弟當過幾年僞警的宋滿常當公安員，地主化爲富裕中農的宋兵喜爲武委會主任，結成小集團，拉攏區幹部朧論、寵貴喜等吃喝浪費，還給了他們十多畝地讓羣衆代耕。把果實樹賣了吃喝，買自行車，乾木梁材椽劈了當柴燒。村長史玉和一個婦女通姦，有了孩子，還挾嫌報復，移禍於老實貧農史福小，屈打成招，從此不分給史福小果實。最後李玉才同志還說，像報上揭發的各地工作錯誤在臨城恐怕更多，希望領導上拿政策法令做爲鏡子，仔細檢查迅速糾正。

分清功過辨明是非
黨員心服認眞反省
杜莊黨羣關係初步密切

【武安消息】杜莊支部，是在四五年日寇投降後，在反奸清算運動中建立起來的，全支部黨員共有十七人，貧農十四人，中農二人，富農一人。羣衆把幹部黨員評爲三類：一、當權主事幹部；二、跑腿幹部；三、說不上話的幹部。當家主事者負有公安員、副村長、支書、農會正副主席、武裝部長等六人，尤其是公安員，幹部統治羣衆的方法主要是靠民兵，如打扣罰都是民兵，受統治的羣衆對民兵稱之爲「憲兵隊」。由於以上的特點，整黨的方法首先是公開發動貧僱與支部進行反省雙管齊下，開始壞黨員表現悲觀，瞞怨，怕鬥，公安主任張廷選臥床不起，終日睡覺，村長賈培德，硬積極求得上級對他好，農會主席韓起貴則收買，羣衆替他辯護他的錯誤；其他一些問題小的黨員，也後悔不該參加共產黨。郎同義說：「咱就多分了三斤花，六尺布，想怎整就怎整。」老實黨員趙魁看着他們的貪污及羣衆反對，有退黨思想。在這種情況下，進行階級教育，分清好壞，分清公私是非，啟發了正派的黨員的覺悟，初步開展了思想鬥爭。羣衆中也醞釀對幹部的意見準備整黨。這種雙管齊下的方針，我們初步研究比較好，因黨內的態度和羣衆的壓力是一致的，貧農組形成了力量，支部反省也比較深入的時候，即進入羣衆性審查。三月十號新農會正式成立時，即公開黨。杜莊黨在未公開前，羣衆不知道本村誰是共產黨，只認爲毛主席與上邊來的工作人員是共產黨，唸了黨員名單，整個會場均表現十分驚奇、緊張，大家注視着黨員。如郎同義的父親不相信他兒子是黨員，趙魁的弟弟不相信他哥哥是黨員。由於幾個主要壞幹部都是黨員，引起羣衆錯覺，認爲共產黨也有缺點，但大部羣衆說共產黨是好，就是咱村幹部辦壞啦。根據這一情況教育羣衆與黨的關係，另外即講什麼是共產黨，新農會派代表參加支部會進行整黨，在方法上是採取羣衆性的，人人提意見，件件弄明白，由羣衆選出自己的代表參加，代表回小組報告整的經過，再經羣衆醞釀，提出他們不同意見，爲了更民主能直接吸收民意，即允許了羣衆的自由旁聽，意見即提的方法。開始有些表露着一種左傾情緒，貧僱楊小坑即有把壞黨員扣起的思想，有提出黨員不準們家吃飯，但大部代表們的態度及意見是正當的。下午（整農會副主任張太時貧農）問題比較嚴重，代表他的反省不深刻，代表們意見很多，但一般公正，個別有私人情緒。如楊喜春提出過去當防空洞，打人，讓副主席負責，羣衆提出楊喜春帶私人情緒，打人、當防空洞，包庇地主，應自己反省，實際是給漢私憤人一個反駁。會後黨員感到有些意見不眞實，表面承認，內心不服，又開會代表參加，辦明是非，大會作審查。黨員經過內部的思想鬥爭和羣衆壓力，逐漸認識了自己的錯誤，感到

痛切反省喚起自覺
羣衆由恨轉到愛護

對不起羣衆的事太多；從反省中，喚起了自己的階級情感，得到了羣衆的愛戴與諒解。如公安員張廷選反省前，羣衆對他的意見很大，準備着要扣他，當他痛心的反省了他打擊貧僱中文弟（女）與楊小坑的錯誤罪行，感到慚愧而難過，在這樣反省下，羣衆由憤恨不滿轉向了愛護。如中文弟即提出：你只要能老實反省你的錯誤，誰能沒點錯誤。看到他口乾，當給端了一碗水。楊小坑也說：你只要這樣我就沒意見了，肚裏的疙瘩就開了。僱工賈羊保隨即用教訓的口氣說：你做這些錯誤不是毛主席叫你來吧，怨你們自己吧，大家的意見不冤屈你們吧。接着一個貧僱賈從貴（瞎子）即說：「你們黨內沒有這一條件吧，是你們這些人辦壞的吧。」很親切的指教着在場的黨員，同時對黨也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審查後，貧僱趙紅星即說：「黨是好黨，就是你們這些人給轉了了（辦壞的意思）。」他的話音一落，會場即異口同聲的嚷着說：「黨是好黨，就是他們辦壞了。」也有的說：「黨內不純，就是這些人不聽話辦錯啦。」會場空氣融洽，黨與羣衆關係初步得到改善。代表邊走邊說：只要他們改錯，參加農會也可以。黨員認眞檢查了自己之後，向羣衆承認了錯誤，即分批參加入了農會。除武裝部長賈起芳因腐化太利害，暫被羣衆拒絕入會之外，現在全村十七個黨員，已有十六個參加了農會。黨員幹部的家屬，起初羣衆怕他給幹部通氣，不早吸收，這次都吸收了。

通過時，羣衆很愼重很嚴肅，反省深刻的通過即快，如張廷選一提便通過了；反省的不深刻，通過時就比較困難，如文書賈紅義通過時提了意見才通過。（武安杜莊工作組）

壞幹部胡作亂爲
貧雇農不敢說話
苗小屯工作團初步了解情況

【永年消息】永年四區苗小屯工作團，到村後即深入到貧雇家裏了解村的情況，但貧農不敢與我們直接談話，經過了幾天的了解，主要是怕幹部，怕區幹怕村幹，因去年羣衆反民兵隊長苗林的（外號二閻王）貪污，羣衆正與他清算貪污賬，這時區裏李拔（臨洺關鎭長）聽說沒有幹部領導，羣衆自己起來搞，這還了得，馬上派了幾個民兵到苗小屯帶來幾個貧苦農民，不由分說叫民兵就打，貧苦老實農民王生才，當被綑時要求說理，不叫說，後來又把苗林的和被綑的幾個貧農帶到臨洺關公安局把苗林的問了問放回，苗閻到街裏又鎭壓羣衆，他說：公安局和李鎭長叫我回來調査的，嚇的羣衆沒人敢在街說句話。這次經過了幾次動員，與貧農說明過去幹部的錯誤，今後一定要與咱羣衆辦事。貧農這才敢大膽的給反映意見，談到過去民兵隊長苗林的貪污、搞女人、鎭壓羣衆等主要錯誤如下：（一）去年運動開始，他帶領着民兵到地主、富農家共私借了五戶，借款三十二萬元。（二）要強奪老段妹妹，老段不同意，與他鬧了個難看，苗藉口與老段帶了個帽子，叫民兵把老段帶到隊部綑在板凳上，審問破壞事實，人家不承認，軋了一槓子。（三）私自派款，第一次用挖備戰窖藉口（因那時永年城敵人還在）派米兩千餘斤，說是叫羣衆吃，結果自己貪污。第二次派款每畝一百元，共派款十萬多元，貪污了七萬多元。（四）擴軍派款每畝一百五十元，共派了二十四萬元，給了新戰士五萬元，下剩十九萬元藉口說買子彈，實際上也沒有買，都貪污了。總共一年多，貪污及私借地主款約六十五萬元，米兩千多斤，四個花布。這些款都大吃大喝嫖女人浪費了。貧農王生才說：「光說叫窮人翻身翻身，俺沒有翻了身，都叫隊長自己翻了，俺白鬥了一氣，白就悞了一季的活」。（治平）

討論與研究

沒有工作團的地區 應集中力量組織生產
（答邱萊，梁心明同志）

近來我們接到不少讀者來信，對於土地改革各方面提出了許多的問題，我們認爲很好。有些問題，同時有好幾個讀者寫信來問，可見代表了一部份幹部、黨員、羣衆的思想和認識。現在我們打算以一定的篇幅來答覆那些帶有較普遍性的問題，希望大家有問題繼續提出來，但一定要寫得具體、明確。這裏的答覆不見得盡對，大家如有意見，也還可以再提出來討論和研究。

邱萊、梁心明同志：你們在學習後，深入調査駐村情況，發現問題，提給黨報研究討論，這種作法是很好的。這些問題的提出及討論，對於春耕前未展開土改整黨的廣大地區，怎樣正確掌握宣傳民主、整黨、塡補精神，加強組織春耕，可以提供不少具體意見。現就兩次來信所提問題，提出我們意見，望再結合實際情況繼續商討：

關於民主整黨與塡補工作的進行，中央二、二二指示與中央局二、一指示的精神是一致的。中央指示：「在老區與半老區應準備以二年到三年時間有計劃地完成全區域的土改與整黨任務，而不應過急，致發生許多不應有的毛病。土改工作與整黨工作，均是很細緻的工作，必須依據羣衆的覺悟程度與組織程度，領導幹部的多少，工作的速度。」我們對於這個基本精神，必須有充分認識。來信中提出根據中央局指示，一個地委區選擇一兩個縣進行，是不是其餘各地除了春耕之外，整黨與民主運動就不搞了呢？還是適當的結合進行？這一點應肯定沒有上級領導機關派出工作團領導的地方，除了組織春耕外，運動一定要暫緩發動，而不能結合春耕一齊搞。這和你們信上提出的中央指示中：「估計春耕前已不可能完成土改任務的地方，應即將土改工作推遲至夏季以後進行……而將工作迅速轉入生產、整黨和建立鄉村民主生活上去」的一點並不矛盾。這裏中央指示裏所說的是在工作團已經開始工作，而工作尚未做好，估計春耕前不能完成任務的情況下，應該把工作轉入生產整黨與民主運動，而不是未開始工作的地方也可以結合春耕進行民主整黨。中央指示第六項中說得很清楚：「凡無得力的領導者或健全的工作團的地方，寧可暫緩發動，不要急於求成，就輕易行動。」對這一點認識不夠，沒有強力的領導，就輕易發動，「一定會造成混亂現象，妨礙生產，更不能眞正發動羣衆，完成整黨與建立民主生活的任務。」

根據中央與中央局指示的精神，你們駐村既沒有工作團負責領導，除了春耕生產外，民主整黨工作應該暫緩進行。你們來信中說：「在土地法公佈，並普遍深入宣傳的地方，由於舊的領導尚未改造，新的組織尚未成立，在這種青黃不接的過渡時期，一切都陷於無領導無組織的紛亂狀態，新的問題不斷發生，而得不到解決……乃是春耕中的關鍵問題。」並認爲在春耕前不搞塡補運動的地區，應結合宣傳組織貧僱及中農，並隨着羣衆的覺悟程度，與組織程度，根據羣衆的要求，逐步地進行整黨與民主運動，這樣的提法，我們認爲也有問題。應認識造成這種青黃不接，無領導無組織的紛亂狀態，決不是由於土地法的普遍宣傳，而恰恰是沒有正確掌握民主整黨與塡補的基本精神而深入普遍宣傳。因之，問題的關鍵也就不在於組織貧僱中農逐步進行民主整黨與抽補，而是怎樣深入宣傳打破羣衆及黨員幹部對民主整黨與抽補的片面誤解，推動組織春耕。這裏應該提出，宣傳土地法決不是只限土地法大綱和告農民書告黨員書唸給羣衆聽。一定要結合具體事例，以已經開始工作地方的整黨抽補的具體作法，說明土地問題，在老區與半老區只是較小範圍內的抽補，而不是打亂平分；民主整黨也不是對所有舊村幹黨員主觀地抱着固定看法，深惡痛絕，一律踢開，而是弄清是非，辨明功過，說明其責任所在，進行改造教育，犯錯誤的一定要徵辦處理，促其改過。關於這一方面的事實，在報上已發表的各地整黨情況可供參考，並用以教育犯錯誤作風壞的黨員，知錯改錯，在行動中改造自己。不少地方事實證明，只要黨員低頭改過，則羣衆一定會分清是非，分別對待。同時也說服羣衆對黨員幹部要實事求是，分別對待，不要偏激地認爲完全是一窩蜂，而一概踢開。這樣反覆宣傳，說明政策法令精神，對於工作未開始前的紛亂情況會逐步改善穩定。反之不引導啟發羣衆幹部，正確了解政策精神，就開始建立新組織，着手民主整黨工作，結果必走彎路。

肯定了這幾個原則，你們提出的幾個具體問題，就可以解決：

一、個別壞村幹，確實爲羣衆所反對，并且在工作上已不能起作用的，可由上級領導機關斟酌情形予以撤換，至於村中老組織的全面改造，應使工作團到達或有強的領導時，在民主整黨運動中再進行。

二、關於生產領導問題，應啟發羣衆黨員幹部正確了解整黨精神，一方面使幹部黨員自覺地在行動中改正錯誤，勉做人民好長工，一方面改變羣衆不尿幹部的偏激情緒。或由上級領導機關指定，或由羣衆選舉產生領導生產的機構，推動春耕。太行二專署春耕指示（見三月十五日本報）中關於組織領導的具體作法可供參考。

三、翻身不澈底的貧僱，春耕中生產資料生活資料的困難，應從未分果實、村公產、公地、貸款等各方面予以調劑照顧。務使貧僱能渡過春荒，下種送糞不誤農時。

四、多估土地的村幹及富裕中農，有怕抽補不好好耕作的情形，多向他們說明邊區政府誰種誰收的佈告，保證他們能收穫自己種下的莊稼，這個問題就可以解決。至於他們耕種的一部份公地、逃亡戶地，可由區幹部或駐村機關協助村幹調查出缺地的貧僱農戶，適當的分配給他們耕種，將來塡補時再交農會處理。

五、多佔果實的幹部們浪費搗鬼，可向他們解釋整黨精神和破壞土地法治罪條例，告訴他們知錯改錯才是出路，多錯再錯只有自己吃虧，現在做什麼，羣衆都看在眼裏，多得的果實即使浪費了，將來也一定得賠償，若情節嚴重，還得送人民法庭以破壞土地法治罪。

六、村公產的牲口白喂着沒人使用自然不當，可由負責春耕的機構，公平合理的調劑給缺牲口戶幫助春耕，流使用。

七、村油坊若已到算賬期，可以進行算賬，該抽紅的就抽，勿須凍結資金影響羣衆生產情緒和解決春耕困難，代耕問題暫時可仍按原來辦法進行。

——編者

分頭領導塡補春耕
黎城一區幹部細密分工

【黎城消息】一區工作隊於本月十四日召開全區幹部會議，除詳細研究了基點村塡補運動外，又討論了全區的生產運動，全區三十四個主村，除五個基點村進行塡補運動外，還有二十九個村中心是生產運動。因今年春淺，春耕季節馬上來到，廣大羣衆要求生產，領導上如不照顧大部份村莊廣大羣衆的生產要求，就會犯錯誤。大部份村幹部存在着嚴重的「躺倒思想」，如麥倉村幹部從去年冬天開始演戲，一直到今年二月二還未停止，並準備在城內三月初十過會出演，對羣衆生產採取不管態度。該村羣衆思想上也存在着很多問題，在互助小組談心會中，中農瘦孩說：「俺村過去到冬天隊羊的戶都是爭的爭搶的搶，隊不上，去年冬到今年正月，羣找不上隊羊家，我去年冬天就沒有心勁積攢土，等門的輪着我啦，每天在等鬥爭，現在明白了土地法，可是連一把護也沒有，還是自己吓唬自己，可吃了斷啦！」根據目前情況，特決定抽出七個較強的幹部專門負責領導生產運動，並討論出幾種辦法：

一、深入的反覆宣傳土地法大綱，要詳細講解對各階層的政策，特別對中農要說清楚，塡補不是打亂平分，對富裕中農說清楚，多餘的一部份土地，是商議的自願拿出來幫助貧雇翻身，不動其浮財。二、要很好的宣傳邊府誰種誰收的佈告，解除顧慮，安心春耕。三、要耐心說服教育村幹部，積極領導羣衆生產，向羣衆承認錯誤，並在生產運動中來鍛鍊改造自己，才是出路。四、要在現有的基礎上整頓互助（不是打亂重組織），應依靠貧雇團結中農，在自願的原則下，開展互助生產運動，並在運動中注意解決貧雇的生產資本困難，如農具、肥料、種籽。將銀行貸給的二百四十萬元貸款及區聯社貸棉花八百斤、麻餅兩千斤，迅速分配，一定要將解決思想問題和實際問題結合起來，推動春耕生產運動。（一生、新文）

永年某機關帮助駐村貧雇犁地

【永年消息】七里店在進行整黨民主運動中，了解了貧農階層還有不少白地，因沒牲口，去年就沒存犁，清明快到，他們翻土要求很迫切，當有貧農團會員會根據羣衆的意見，討論如何解決，原計劃動員一部中農的牲口，使一天每頭牲口四斤米（草料在內），但有勞力的或半勞力的可採取換工辦法。中農表面上沒什麼意見，但實際不願意，中農與中農談論心事，都不同意，因自己活不能幹，給的米少。領導上聽到中農的反映，感到不等價使喚中農牲口有點不適當，當與駐村機關商討解決這個困難，機關首先統計貧雇老弱及抗屬沒畜力的地數，又找犁找耕繩套，機關抽出人力牲口帮助，兩天，共開茅草地十六畝，出茅草約三千五百多斤，一頭拉零半畝，倒犁了二十畝。這樣解決了大部份貧苦老弱及抗屬沒畜力的困難。如×××娘說：「隊伍給俺犁地，連點水都沒喝，一罐子。」也沒見過這樣的好兵」。（工作團、李治平）

太行區黨委發出公開信
批判襄垣縣委克里空

【本報消息】太行新華日報上月十九日刊載了「襄垣辦公室檢查克里空」消息，太行區黨委特爲此於本月二十日向襄垣縣委發出公開信，嚴格批評他們報導工作中的形式主義與官僚主義，指出這是一個思想和作風的問題，不是一個技術問題；並向全區黨提出注意整頓後思想作風的改造問題。

其經過略如下：二月中旬太行新華日報收到襄垣二月十號總結的兩月（十二月、一月）多季生產回顧，發現幾個問題：一、這期間土地法大綱已公佈，但全文中沒有一字提到土地法下去後在冬產中的影響及各階層動態；二、總結中說全縣能參加冬產的男、女共十一萬八千多人，光糞就拾了八千八百六十七萬三千多担，平均每人每天拾二十三担半還多；這數字值得懷疑。三、總結中男人生產共獲利二萬萬餘元，又一處提到光一區就獲利一萬萬元，其他五個區只佔總數的一半多，這樣懸殊值得懷疑。爲了防止克里空，報館當即給襄垣辦公室去信査問，得到回答大當是：在材料整理前辦公室給各村發了個表，單純搜集了些數字，另又根據小報上的點滴材料加以說明；土地法下去後的反映根本沒注意；數字的錯誤是當時按各村交的表用算盤打了一下打錯了。本來全縣拾糞只十四萬餘担，一錯爲八千八百餘萬担，錯區的一萬萬，原是幹部會上訂的計劃，其中還包括婦紡。最後說這錯誤主要是由於粗枝大葉、太馬虎、不實際。

消息發表後，太行區黨委即發一公開信批評襄垣縣委，指出這一克里空的形成縣委應負責任，又指出辦公室的覆信檢討是不深刻的，僅僅說是「粗枝大葉」、「太馬虎、不實際」，這樣技術的檢討是十分不够的，這是一個思想和作風問題。其根源：一、是由於形式主義的傳統，只滿足於表面的輝煌數字，不研究工作中的實際問題。只管完成「任務」，而不注意工作的過程；不研究經驗教訓，總結只是流水賬。二、是官僚主義，對羣衆事業缺乏嚴肅負責精神，不關切羣衆的實際活動與問題。最後又着重指出，在當前整黨民主塡補運動中，如不澈底肅清這種官僚主義與形式主義的作風，則整編後的新作風仍不能出現，雖無心作假，但假報告仍不能够根絕。

想辦法解決羣衆春荒
涉縣東宇莊合作社

【太行消息】涉縣東宇莊，去年收成不好，很多僱災民糧食吃不到夏季，合作社就積極以下辦法組織災民生產渡荒，並取得了很大成績。（一）給婦女貸花組織婦女紡織渡荒，合作社經理經過調査後，即召開婦女會說：誰家沒花可以自報數目到合作社借花，等織成布，賣成錢後再還，如果自己穿了，啥時有錢，啥時還，結果一共有五十多個婦女你三斤我五斤，一共貸了三百七十五斤。婦女們高興的說：「早就想紡哩，就是沒本，現在有了花可要好好紡哩」。（二）組織男人生產渡荒：開了一座石灰窰，組織了四個戶參加撓灰，並發動了三戶共燒，每天都能賺一千元。（三）貧農戶組織到山上割柴，合作社每斤用七元收買，每個勞力每天最少可賺一千多元。到三月初止，已割了七萬斤，按市價一斤米一百五十元計，可買小米四千六百斤，解決一部份人的春荒困難。還有兩個拐子不能上山割柴，合作社買了個彈花弓，叫他們彈花，每天最少亦可賺一千二百元工資，也把他們的困難解決了。現在這村生產搞的很熱烈，賺下米的戶都是積極在修地壘堰，準備下種。

切斷平綏鐵路西段 綏東我軍收復豐鎮
前四天戰鬥中我軍殲匪八千

【新華社晉綏二十六日電】晉綏解放軍二十二日下午八時收復綏東之豐鎮縣城，守城傅匪向集寧方向逃竄。豐鎮在平綏鐵路上，人口約五萬人，爲綏東最大城市。前年九月十九日解放軍主動撤離後，此爲第一次收復，自此平綏路西段亦被切斷。

【本報特訊】據新華社訊：晉察冀人民解放軍於二十一日至二十四日攻克天鎮、陽高等城鎮車站戰鬥中，殲滅傅匪補訓三十一師及補訓十七師全部、整編騎兵十一旅一部，及僞雁北保安第二團廣靈縣僞保警隊全部等八千餘人。

【新華社晉綏二十六日電】晉北代縣、山陰、懷仁、左雲、平魯等地翻身農民，經過訴苦、挖窮根的思想教育，覺悟大爲提高，掀起送子勸夫參軍保衛果實熱潮。僅山陰三、五區即有二百三十餘青年農民入伍。王家灣村貧農王永德分得土地後，首先替其姪兒報名入伍。代縣陽明堡鎮先後有三批青年四十八人參軍。平魯楊樹坡劉老太太送子參軍時說：「兒子當解放軍我感到光榮，咱分到土地耕牛，應當自已保護。」此次參軍戰士均經過農會和羣衆的審查，多爲十八到二十五歲的翻身青年農民。各地農民均以隆重的民間禮節歡送新戰士入營，婦女們纖襲掛包、鞋襪贈送，並繡着「殺敵立功」、「保衛果實」等字樣。

【新華社晉察冀二十六日電】冀中軍區頃通令嘉獎大興、清苑兩縣地方武裝。通令指出：（一）二月十八日蔣傅匪騎四師全部及九十二軍四個團、十六軍一個團共八個團兵力，對永定河北固安、安次方面三十里地區實行合擊「圍剿」，大興縣地方武裝當即機動撤出敵合擊圈內，使敵主力撲空，次日敵跟蹤追至劉家舖（固安西北三十里），該縣地方武裝當即還擊，斃傷敵人馬各三十餘後，安全轉移，使敵企圖完全落空。創造了小部隊於敵縱深粉碎敵人大兵團合擊的範例。（二）二月下旬，清苑地方武裝於保定南大福村等地打擊蔣匪軍，一週內作戰三次，殲敵一一七名，繳獲機槍五挺，步馬槍五十支，創造了集小勝爲大勝的榜樣。

察南雁北傅閻匪軍 姦搶屠殺老百姓

察南雁北的人民將永遠不能忘記傅閻匪軍給他們造下的血海深仇。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傅匪暫四軍七百多騎兵，到蔚縣西合營來搶糧抓兵。三十日晚飯後，匪徒們包圍了東大雲町，青壯男子都已跑掉了，匪軍便把全村男女集中到一個院裏看起來，只許青年婦女回家，匪徒們便跟着去姦淫，全村到處是哭叫聲。麗惠的兒媳被十六個匪徒輪姦後，還把衣服拿走。一個十二歲的女孩也被強姦。三十一日拂曉，匪徒們包圍了上蘇莊，捉去老百姓百餘人，傷了兩人後匪徒們還威脅着：「不送糧再來就要燒房子」。渾源的水磨疃，一月二十七日被傅匪包圍，羣衆財物被劫一空，羊鷄被吃一空，就連小孩子的尿布、女人們的梳篦都拿走了。一個匪軍進到某農家拿走炕上的一條女人破褲子，老太太哀求說：「先生，那是俺們女人們的東西，行好丟下吧。」匪軍不知廉恥的答：「……我家也有女人呀」。二月二十六日大同應縣傅匪軍弄毀渾源賈莊村，造成了慘殺羣衆二十五人的大慘案。他們慘殺這些羣衆時用盡了槍斃、刀砍、挑肚等極刑，陳小巴等多人被剜去心臟，割掉生殖器……。但是羣衆並沒有因此而屈服。當匪徒們槍殺十五歲的兒童于厚堂時，要他跪在地下。倔強的小英雄卻指着匪徒大罵：「爺爺尿也不得尿你們，我們犯了什麼罪，誰給你跪，要殺就殺，要崩就崩，這麼大了，照樣還和你們幹。」他就這樣慷慨就義。

大衆日報評膠濟線大捷
十天作戰迫敵退入孤立據點
蔣匪無法逃避最後覆滅命運

【新華社華東二十六日電】大衆日報頃以「膠濟綫大捷」爲題發表社論，指出膠濟大捷是華東解放軍對山東蔣匪的春季攻勢的序幕。從十一日到二十日的十天中，我已攻克和收復重要城市周村、張店、淄川、博山、桓台、長山、鄒平、齊東、章邱、[illegible]、臨淄、蒙陰等十二處，控制膠濟鐵路[illegible]以西[illegible]以東包括張（店）博（山）支路共三百餘里，殲匪整三十二師及淄博警備旅等共三萬餘人，迅速圓滿的完成了這一戰役的預定計劃，並獲得輝煌戰果。社論繼分析這一偉大勝利的重大的戰略意義與政治影響稱：去年秋解放軍大舉反攻以後，我華東野戰軍東綫兵團在山東正確地執行了內綫殲敵的任務，十月膠河大捷，扭轉戰局轉入反攻。接着十一月膠高綫及十二月萊陽之捷，又迫使蔣匪完全處於點綫防禦。今年春季攻勢開始，膠濟綫大捷更將使我山東局勢，發生一個偉大的基本變化，我軍[illegible]碎蔣匪的點綫防禦體系，把伸入我解放區內部的敵人壓縮到幾個孤立據點中去，使之最後無法逃避被殲滅的命運。從此我華東解放軍將獲得更大的機動性，配合全國人民解放軍實行連續強大攻勢。

膠濟綫大捷是與全國解放軍全面春季攻勢緊密結合的，西北宜川、華東膠濟、東北四平、中原洛陽這一連串的勝利，說明了在毛主席英明的戰略指導下，全國人民解放軍的意志是集中的，動作是協同的，行動是統一的，因而攻勢一發動，即挾有雷霆萬鈞之勢，給蔣匪幫以沉重的打擊。各戰場同時取得輝煌勝利，將更加激勵和鼓舞全國解放軍堅決徹底乾脆殲滅全部敵人的信心。同時也就更加促使蔣匪內部的崩潰和瓦解。

膠濟戰役短短的十天，我軍僅以很少的傷亡，取得重大戰果，尤其說明了我軍在冬季休整中貫徹實行了三查三整的階級教育，及大練兵運動，戰術技術的提高，因而能攻無不克，戰無不勝。大捷，有力的保衛了膠濟綫前正在進行的春耕生產救災。

◇洛陽外圍◇ 我軍殲匪六百

【新華社豫陝鄂前綫二十六日電】解放軍某部二十二日晨在洛陽西南二十五里之徐家營、馬圪塔地區，阻擊由洛陽出犯之匪軍四十一師一二四旅經數小時戰鬥斃傷其五百餘名，俘九十餘名。殘敵遺棄屍體及傷兵狼狽回竄洛陽城，我繳獲輕重機槍十二挺、司登手提式一支、六〇砲一門、步槍七十餘支、子彈萬餘發。

陝甘寧地武民兵一年作戰 殲滅蔣匪萬八千

【新華社西北二十六日電】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區司令部在三月十五日發佈陝甘寧邊區一年來（自四七年三月至四八年三月十五）地武民兵的綜合戰績如下：甲、地方軍戰績：一、作戰三三二三次。二、斃傷敵人五五六五名，俘八九五一名，投誠八五〇名，共計殲敵一五三六六名。三、繳獲長短槍五二七一支、槍榴筒三個、輕重機槍一九九挺、手提機槍、司登槍、卡賓槍五八支、山砲一門、火箭砲一門、迫擊砲十門、六〇砲一六門、擲彈筒七四個。四、繳獲彈藥：機步槍彈五八七二三五發、砲彈一四二六發、擲彈一六三發、手榴彈八九五二顆、槍榴彈一四七六五發。五、繳獲戰馬三三六四、牲口一四九五頭、電台三部、報話機一部、電話機二九部、電綫四〇七〇斤、望遠鏡七個、糧食二〇九九石、布二〇三疋。六、收復甘泉、安塞兩城，擊落敵機兩架、擊毀汽車二九輛。乙、民兵戰績：據不完全統計，作戰九四七次，斃傷敵九〇〇名，俘敵及特務一六二三名，共計殲敵二五二三名。繳獲長短槍三八〇支、輕機槍一九挺、司登槍、卡賓槍八支、子彈一二四六三〇發、砲彈一一五發、手榴彈一二六六顆、槍榴彈一九八發，戰馬二二四、牲口四九頭、報話機一部、電話機六部、糧食一四五石，電綫七九〇斤、望遠鏡一個、毀敵碉堡一〇四八座、破敵城寨二一座。

運動，創造了極有利的條件，將振奮全山東解放區和新收復區人民有信心戰勝去年蔣匪所給予我們深重的災難，以便更大發揮人民的力量支援前綫。社論最後強調稱，我華東解放軍的春季攻勢，方興未艾，然而蔣介石匪幫必然會更加向美帝國主義乞援，及更加壓榨人民，組織其行將崩潰前的一切反動力量來作垂死掙扎。我山東解放區今年災荒仍是嚴重，因此，任何疏忽驕傲，鬆懈自滿，都是不對的，我們必須以謹愼而又緊張的精神來克服勝利發展中的各種困難，爭取最後的勝利。

遼東某部頒佈 城市紀律守則

【新華社東北二十六日電】遼東解放軍某部頃頒佈「城市紀律守則」，號召全軍指戰員嚴格遵守，並特別強調幹部掌握實行。守則共分四項：一、八項注意要記牢，不動人民一分毫，保護私人工商業，不准沒收上腰包，應該沒收的財物，城市委員會才能搞，如果戰鬥有需要，有借有還要作到。二、買賣公平要牢記，強買強賣犯紀律，抬高市價窮人苦，自私自利害自己，解放大軍人人敬，莫叫別人看不起。三、戰場砲火[illegible]天，疏散羣衆免危險，指揮老鄉隱蔽好，也省臨時添麻煩，戰後慰問要普遍，切實調查大壞蛋，救濟窮人齊動手，分糧分浮大家辦。四、戰後不許亂打槍，土匪壞蛋要嚴防，崗哨嚴密交代好，使得敵人無處藏，公共場所要保護，不准破壞各地方，公共物資守護好，統一處理最恰當。

桐柏軍區地方武裝 積極殲敵克白牛鎮
豫皖蘇地武擊潰土蔣三千

【新華社鄂豫皖前綫廿六日電】桐柏軍區地方武裝連獲勝利。六日盤據鄂西北老河口、光化地區的蔣匪一〇四旅一部，配合土蔣匪共九百餘人，向光化東北五十餘里之秦家集竄犯，遭我地方武裝痛擊，狼狽潰退。同日夜我另部地方武裝在信陽以北長台關附近炸毀鐵橋一座，並將三官廟車站搗毀。七日我地方武裝一部，攻克平漢路南段昌店（信陽以南七十里）車站，以西十里之王大冲據點，全殲蔣匪柳林鄉公所四個班。八日地方武裝某部在襄陽東北雙溝地區，擊潰蔣匪一六四旅一個團及土蔣匪一部。九日地方武裝某部在武勝關西北十餘里之台子畈，殲滅潭家河等鄉公所。以上共計斃傷蔣匪軍及土蔣匪一百九十餘人，生俘僞鄉公所中隊長潘文全以下二百十餘人，繳獲小砲一門，輕重機槍兩挺，湯姆式、卡賓式槍十一支，長短槍百餘支，子彈一萬二千餘發，砲彈百餘發，電台一部。糧食千餘斤。

【新華社鄂豫皖前綫二十六日電】遲到消息：桐柏軍區地方武裝一部，上月十七日攻克鄧縣東北四十里之白牛鎮，守敵蔣匪新野保安團大部就殲，斃傷十餘名，俘大隊長王演[illegible]以下二百四十餘名，繳獲輕機槍三挺、長短槍一百零七支、電台一部、各種子彈一萬六千餘發、戰馬五十五匹。又軍區地方武裝某部四個連，上月二十八日在鄧縣西之胡鐵集擊潰蔣匪一六三旅四八八團，斃敵連長以下五十餘名，俘敵官兵三十八名，繳獲長短槍三十餘支。

息：（一）皖西軍區地方武裝一部，二月二十日至二十八日在廬江東北金牛等地區，先後作戰四次，殲滅蔣匪廬江自衛總隊第二中隊全部及土蔣匪等，共斃傷敵八十餘人，俘蔣匪巢縣、無爲、廬江三縣聯防司令吳[illegible]棠以下七十餘人，繳獲輕機槍一挺，長短槍八十餘支。又我另部地方武裝，二十日在霍山以東五十里之石河村殲蔣匪保安團一部，俘敵人槍各四十餘。同日，我舒城地方武裝在舒（城）桐（城）間殲蔣僞一部，斃敵四十餘名，俘敵八名，繳獲長短槍三十餘支。

（二）鄂豫軍區地方武裝，某部於二月二十六日在新集（即經扶）東北四十里之八里畈，擊潰蔣匪十師一部，斃傷敵二十餘名。

【新華社鄂豫皖二十六日電】遲到消息：[illegible]

從北到南工潮席捲全國 日本百萬員工罷工
◇英約克郡礦工工人罷工◇

【新華社陝北二十五日電】東京訊：日本工人要求增資的罷工運動，已形成「新罷工浪潮」，從北到南，席捲全國。[illegible]

【新華社陝北二十八日電】據新華社五日電：英國約克郡法克郡煤礦工人四千五百人舉行罷工，要求規定工資的辦法修改，一千五百工人的保因若干礦坑停工。[illegible]

日共領袖德田球一指出 蘆田內閣壽命不長

【新華社陝北二十二日電】東京訊：日本共產黨領袖德田球一，[illegible]

北鮮各地六十萬人民集會 反對美帝分裂朝鮮 製造南鮮僞選勾當

【新華社陝北二十六日電】平壤訊：北鮮各地於十四日舉行大會，抗議（美帝操縱下的聯合國朝鮮臨委會）關於南鮮舉行僞選及單獨成立政府的決定（按南鮮僞選定五月九日舉行）。各城市及鄉村人民踴躍參加，僅平壤、新義州、元山、咸興四城市上，參加會議的即共達六十一萬五千人以上。[illegible]之流。」基督教徒代表巴蒙樹演說稱：「我們堅決反對美帝和聯合國臨[illegible]朝鮮人民的眞朋友——蘇聯——所提一切外國軍隊立即撤出朝鮮的建議，以便朝鮮人民有處理內政不受外力干涉之權。」

【新華社陝北二十六日電】平壤訊：北鮮臨時人民委員會發表聲明：[illegible]

資料
煤在美國
丁岷

據說美國有個故事：冬天，寒風凜冽，冰人心骨，一個窮孩子，全身凍得發抖，哆嗦地問他爸爸：「爸爸？爲什麼煤棧裏煤不是很多麼？爲什麼我們沒有煤燒？」「就是因爲煤棧裏煤太多了。」這對話生動地刻劃出資本主義生產制度的矛盾。——生產的社會性與佔有的私人性。

[illegible]四〇年增加到五萬二千萬噸，比衰老的英國高出兩倍。——英國僅一萬九千二百萬噸。但是，出產儘管多，沒有錢卻休想燒煤。因此，才有那個小孩子天眞的故事流傳人間。而且煤也一樣成爲美國反動派的政治武器，不久以前美國會經運了大批的煤給德國反動政府，企圖爲那冷戰的機器，加一些熱力。

煤，和其他工業一樣，也被少數幾個金融集團控制着。例如洛克菲勒集團即控制了西部最大的鋼鐵公司。這個公司以兩件事情聞名於世：第一是操縱科羅拉多州的政治；其次是殘酷無情地鎮壓罷工工人。一九一四年因反對的增資運動而引起的屠殺案，便是當時這個公司幹出來的。帳蓬住宅區被焚燬一空，工人的妻兒子女被殺死不少。

洛克菲勒在第一次大戰以後，[illegible]煤業公司（這個公司在馬里蘭、西佛吉尼亞州、肯塔基州東部和賓夕法尼亞州開採煤礦），它也和前一公司同樣以殘酷鎮壓工人而與名遠揚。此外，洛克菲勒還控制台維斯煤與焦煤公司。至於摩根等財閥，在煤礦工業中也有很大的勢力。

美國的煤業機械化的程度雖然很高，但這是資本家爲了加強對工人的剝削，[illegible]而來的。[illegible]美國最反動的雜誌「讀者文摘」也不得不承認：煤礦工人由於失事的傷亡，每年達七千餘名之巨。然而前年煤礦工人要求資方設立福利基金，竟遭拒絕，後來因工人堅決答應，[illegible]去年所訂合同中建立養老年金的條款。這就是資本家對工人的猙獰面貌。

目前美國煤礦工人的工會——礦工聯合會有會員四十萬。從一九一九年起，有過好幾次大罷工，這一次已經是第六次大罷工了。在爲改善生活與工作條件的鬥爭中，美國礦工表現了高度的戰鬥性與團結性。工會領袖路易斯卻是一個野心勃勃的奸雄，時常想利用工人的鬥爭達到一己的私利。去年的罷工鬥爭就是因爲他向反動政府投降而結束了的。

煤在美國工業上的用途十分廣泛。[illegible]

百分之五十五。如果四十萬煤工一天在廿一州中全體罷工，可以減少煤產二百萬噸，對於工業的影響是非常大的。如果罷工堅持下去，可以影響二千五百萬人做工的工廠。

現在煤礦工人的工資，每小時雖已由三三年的五十分增至一四六分，但因目前物價的高漲，每月二百餘元的收入，仍是吃不飽穿不暖的。據說每年至少要三千五百美元，才能維持溫飽。

杜魯門去年曾以禁令禁止煤礦工人罷工，這次又悍然運用塔虎脫——哈特萊反勞工法，決定採取野蠻的鎮壓，這還是表現了美帝日益法西斯化。

美國五十萬工人 堅持罷工達九天
杜魯門竟施用野蠻鎮壓

【新華社陝北二十六日電】紐約訊：美國五十萬煤礦及肉類包裝工人的大罷工，至二十四日止，已持續九日。礦工的罷工實際上已使各州的掘煤工作皆陷於停頓。據美報報稱：四七年美礦業中共發生「失事事件」六萬一千餘件，礦工慘死者達一千一百餘人，但在過去八月中，礦工並未得到分文卹金。雖然如此，杜魯門政府在其所謂「調解」失敗後，竟於二十四日悍然運用塔虎脫——哈特萊反勞工法，決定採取野蠻的禁止罷工措施。十萬肉類包裝工人的罷工則不顧禁令干涉，仍在繼續中。此外，紐約市一萬五千毛皮工人中，已有一萬三千人捲入了增資罷工浪潮。

歐洲新民主國家輿論 斥杜魯門戰爭叫囂

【新華社陝北二十五日電】據塔斯社報導：新民主國家輿論均抨擊杜魯門的演說。南斯拉夫通訊社稱：杜氏演說再此證實美國統治者[illegible]

南斯拉夫照會英美法 抗議三國對的港建議
共斥美帝武裝干涉意大選

【新華社陝北二十六日電】貝爾格萊德訊：南斯拉夫外長西米區，在二十二日遞交美英法大使照會一件，對「美英法提出修改對意和約中有關的里雅斯特自由區命運的條款」，表示最堅決的抗議。照會反對三國所說這一修改，只需要意大利的同意，而無須取得有關國之一南斯拉夫的同意。照會指出這一提議具有煽動性的目的，無益於世界和平團結的事業。照會斥責「美英法盡力阻撓有關南、意之間對的港問題獲致協議」，並破壞了[illegible]。同時，該自由區美英軍事管理當局，盡量放縱該區法西斯和[illegible]剝奪了的港人民的各種[illegible]

【新華社陝北二十五日電】倫敦訊：英共中央執行委員會於二十五日發表聲明，[illegible]

土地改革中的幾個問題（上接第一版）

◇任弼時◇

其次，辦事一定要吸收中農參加。在農民代表會的代表中，農會委員中，要有中農參加。使中農確實享受政治上的權利。在貧雇農佔多數的地方，在農民代表及農會委員會中，中農大約可佔到三分之一的比例數，貧雇農佔三分之二。在中農佔絕大多數的老解放區（其中許多是由貧雇農上升的新中農），中農所佔的比例就應該增高。大約貧雇農佔三分之一，中農佔三分之二。各級政權機構中均應有中農參加。各種問題，如定成份，分配負担，分配土地財物等，貧農團（或貧農小組）可以先加討論，但最後必須在包括全體農民在內的農會上通過才能施行。而且開會時要很好的尊重中農意見，中農的好的意見應當採納。如果中農有不正確的意見，應作耐心的說服，或給以適當批評，但批評甚至在某些特殊情況下必要的鬥爭，仍是爲着團結全體中農這個根本方針的。

再次，負担必須做到公平合理，例如公糧負担，支援前線以及其他種種人力、財力的動員等，絕對不能因爲地主富農不能負担就通通加在中農身上去。這是中農最害怕的，也是不正確的。對貧雇農在負担上適當照顧是必要的，但也不能與中農相差太遠，而且一切負担的分配，最後應在包括全體農民在內的農會上討論通過。

只要成份不定錯，不侵犯中農利益，吸收中農參加工作，負担又公平，平日對中農又能加以體貼，經常給以教育，那一定能把全體中農很好的團結起來。這樣，就是合乎共產主義的原則。領導機關要經常注意，時時刻刻加以檢查，如發現有侵犯中農利益，排斥中農的傾向，就必須堅決加以糾正。這種糾正必須是公開的糾正，必須使一切人都知道，應當在報紙上發表。

（三）對地主富農鬥爭的方法

在經濟上把地主當作一個階級來消滅，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是一場惡戰。地主階級在政治上被打倒以後，在經濟上儘量設法保存力量，時時刻刻企圖復辟。地主富農想盡辦法鑽到政府和黨裏面來，把自己女兒嫁給幹部，收買狗腿子和壞幹部、壞黨員。你說要組織貧農團及農會進行土改，他們也可以組織一些假貧農團假農會，實行假沒收，假分配，也開大會『鬥地主富農』。用這些辦法，達到保存土地財產的目的。所以，實徹土地改革，是需要很細緻的很藝術的領導。要眞正把羣衆發動起來才能把封建階級消滅。絕不能用簡單而性急的方法去進行。晉綏和陝甘寧兩區，想在今年春耕前把全部老區半老區的土改工作做好，這是不容易辦到的。若能在兩年至三年內把整個區域的土改工作做得澈底，而且把黨和政府也改造好，建立起新的民主作風來，那就很好了。

消滅地主階級，消滅封建制度，主要是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糧食、耕畜、農具等財產，及徵收富農多餘部分的財產分給農民。而其中最基本的是分配土地。不要在搞地財上躭誤很多時間，不要將沒收地主的浮財擁了很久不去分配，以致妨礙分配土地。這一主要環節，如像現在有些地方做的那樣。本來在交通發達商業發展的地方，地主把現款投資於工商業比之埋在地下總有利。所以一九三三年時代江西等地搞土地革命，並沒有把搞地財看得很重要。在交通不便經濟比較落後的地方，地財可能要多些，若能用適當辦法不搞死人命能搞出地財來，那在幫助農民解決耕牛、農具、種籽困難上有很大好處。但不要鑽在搞地財裏面，而延擱了浮財與土地的分配，以致妨礙羣衆的生產。地財可以慢慢的去搞。同時也不能單蒓搞地財來解決農民的困難。政府應舉行農貸，幫助農民解決分地後的困難。消滅封建剝削制度是爲着解放對農村生產力的束縛，使農業經濟有大發展的機會，所以土地平分後要號召農民勤勞生產，改良農業技術，發展互助合作運動，求得農民自己生活上的改善，求得民主政府與人民解放軍有足夠的公糧以利於戰勝反動派，並求得日益增多的當作商品出賣的糧食及原料，使城市人民與工業獲得足夠的農業產品。

現在許多地方鬥爭地主富農的方法是不適當的。對富農和地主用一樣的方法去鬥，甚至要打死一些人；對地主甚至對富農一律用掃地出門的辦法等。打下地主的威風是必要的，但並不要每個地主富農用一樣的方法去鬥。首先對富農與對地主的鬥爭應有區別。土地法大綱上規定廢除地主階級的土地所有權，沒收地主的牲畜、農具、房產及其他財產。對富農除土地一同平分外，只是徵收上述財產的多餘部分，即徵收其多於一般中農的財產，並非全部沒收。把富農如同地主一樣去鬥，不但是混淆了上述區別，更重要的是可能引起中農的恐懼與動搖。因爲中農是介乎富農與貧農之間的階層，在沒有其他更好的發展道路的時候，他們總想發展到富農的地位。如果過火地打擊了富農，是可以引起中農懼怕的。因此，我們必須把地主與富農分別開來。

以後對富農只能採取徵收其多餘財產的辦法，不能沒收其全部財產、房屋，更不應用掃地出門的辦法去對付一般富農。搞富農地財也不能如搞地主地財一樣，因富農自己是參加勞動的，他的積蓄的一部分是自己勞動的果實。

對地主鬥爭的方法也應分別地主的大、中、小，地主的惡霸與非惡霸。對大地主及惡霸鬥得嚴厲些，藉以警告其他地主，使其他地主懂得土改是大勢所趨，不能拒抗而拿出他的土地財產，或是用談判方式使他們將土地財產交出來。拿出土地財產來的就不一定要拿到大會上去鬥，只要他屈服，低了頭，服從了政府和土地法就可以。

我們對地主的階級剝削制度是採取消滅政策，但對地主個人則不是採取消滅政策。對一切地主除少數漢奸及內戰罪犯經法庭審判定罪者外，均應按土地法大綱分給不比農民多也不比農民少的土地財產，強迫他們勞動，改造他們。因爲地主在參加勞動後，是不小的一批生產力，我們不應當拋棄這批生產力。還因爲如果我們不分給以必要的土地財產，他們就會去搶，去偷，去討飯，弄得社會不安，農民反受損失。即使是犯罪分子，只要其犯罪程度未至經法庭判決槍斃者，亦必須分給一份必要的土地財產，社會秩序才能安定。我們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所以優於一切歷史上的革命，就是因爲只有我們才能採取最爲公平合理的政策，最大限度地發展社會的生產力，達到人人有衣穿，人人有飯吃，人人有屋住，人人有事做，人人有書讀之目的，而不使任何一個人得不到生活的滿足。我們這樣作，首先是使勞動人民得到滿足，其次也使地主分子得到生活出路。若地主保有工商業而足夠維持生活者，自然可以不分地給他。若工商業太小不足維持生活者，還需分給一部分土地。

對新式富農和舊式富農的處理，又應有所區別。有些貧苦農民，在過去民主政權下勞動生產上升爲新富農，在此平分土地時期，應按照當地中農待遇，其土地在平分時應取得本人同意，方能抽動。其按照一般中農水平的多餘部分，如果本人不同意，則不應抽動。因爲這種新式富農的生產，是在民主政府幫助下發展起來的，若現在又打擊這種富農，就會引起中農動搖。這種富農的存在，對我們並無害處，而且在將來一個時期內還會發展。過去我們鼓勵這類富農，例如吳滿有那樣的人們，發展其生產，對於穩定中農，刺激中農的生產熱情，起了很大的作用，我們今後的政策，還是應當如此。

（四）對工商業政策

對工商業不要採取冒險政策。各地已發生有破壞工商業的現象。例如陝北神木地區的高家堡，被我軍收復時，連小商販也沒收了。這是一種自殺政策。中國土地法大綱上規定『保護工商業者的財產及其合法的營業，不受侵犯』，一般工商業是應當受到保護的，就是地主富農所經營的工商業，也不應當沒收，同樣是應當受到民主政府的保護。不要以爲這些工商業是地主富農所投資而加以技視，這是不對的，而應當看着這些工商業的存在，有益於今天的社會經濟。正當的政策是僅沒收官僚資本與真正大惡霸反革命分子的工商業歸國家或人民所有，並且確定這些應當沒收的工商業。凡是爲國民經濟所需要者，必須使之能夠繼續營業，不得停閉，更不得破壞和任意分散。這些政策不僅適用於原有解放區，也適用於將來解放的新區域。你們不久就要打出去，必須嚴格[illegible]過去這種政策，絕對不能重複如像高家堡一類的錯誤。那麼地主在過去減租減息時期將土地變賣而投資工商業者，現在是否可以沒收呢？不可以的。我們過去和現在都是保護和鼓勵這些工商業，這樣對於繁榮中國的經濟是有利的，是需要的。在鬥地主地財時，必須規定不許地主破壞已有的工商業，否則要受處罰。

毛主席說：『由於中國經濟的落後性，廣大的小資產階級及中等資產階級所代表的資本主義經濟，即使革命在全國勝利以後，在一個長時期內，還是必須允許它們存在；並且按照國民經濟的分工，還需要它們中一切有益於國民經濟的部分有一個發展；它們在整個國民經濟中，還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illegible]

[illegible]

（五）知識分子和開明紳士問題

知識分子中，有許多是地主富農家庭出身的，我們應採取什麼政策呢？

我們對於學生、教員、教授和一般知識分子，必須避免採取任何冒險政策。[illegible]工程師、藝術家等，他們大多是地主富農資本家家庭出身，可是[illegible]

[illegible]

（六）打人殺人問題

共產黨是堅決反對亂打亂殺與對犯罪者採用肉刑的。亂打亂殺與使用肉刑是封建社會的產物。[illegible]

[illegible]

（完）